



雞

肋

集

九

海北魏先生題詞卷  
第四十卷

雜論

林秋



二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卷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春秋左氏傳雜論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

氏未薨故名

云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

事非禮也

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

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爲

難知抑侮耶詛耶它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

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



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忘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苦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郕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廼與鄭人鄭伯使

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郕防豈其心哉蓋許國也郕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



周公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廼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辜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爲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太子忽

齊人將妻之昭

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

子突子亹子儀母皆寵

弗從昭公立宋莊公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

子突

而求

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弑君而春秋書趙盾弑其君爲亾不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善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

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弑弑非盾爲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辯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志宋實劫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亶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亶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旣篡立爲君矣石碯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



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亶也石  
碻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  
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  
社稷亾則亾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已死  
而爲已亾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碻晏  
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  
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  
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

言之矣宋旣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  
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  
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  
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  
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爲不足死而勢不得  
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  
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  
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  
曰君子遭此爲不幸



晉栢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薦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薦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薦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薦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偏則有

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爲彊宮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爲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啓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薦之罪深於後人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  
亾而吳起亦言數勝以亾者衆善哉舟之僑  
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晉侯使士蔣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  
使讓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愼焉

云

云

退而賦曰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蔣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  
子皆無罪而以爲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

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爲二公子築蒲  
與屈士蔣賢乎嘗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啓禍  
不然知三年知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  
不愼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  
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  
而二公子何預爲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  
矣惡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昨

云

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

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知終在亂遽勸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云

云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

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知卒欲驪姬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傳以直匡君可矣傳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言爲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爲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



王陵駭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  
產祿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曰  
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  
氏爲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爲不信也忠所  
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  
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

欲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  
汜秦晉納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  
處于汜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  
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晉惠公  
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  
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  
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  
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



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捨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援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臣之功燕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犇頡犯君命驕已功燕无罪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犇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重躋之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頡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犇也其不及犇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蓋言瞞僑與頡也夫殺瞞與僑自軍政



近于轉敗而爲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  
救之教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  
傳言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  
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  
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傳於傳之失不直  
攻之以爲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  
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  
言乃庶乎古

戰於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

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蔡遂以  
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  
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云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曠之失右也苟自謂黜而宜則亦  
安之苟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  
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



死所也哉若恥无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睥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彊并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

烈賢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

立公子雍

云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云

趙孟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

爲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

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

則雖欲无殺不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



乎始衰矣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

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云

賈季怨陽子之

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

父

云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

帑

右文六年盾爲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  
公子樂旣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

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  
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  
耶則去之苟無愧于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  
足以禁又送其帑无政莫甚焉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

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

云

趙宣子與諸大夫皆

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旣逆公子雍而  
殺公子樂矣患穆嬴又背先蔑拒公子雍而



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愧矣哉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改仲初不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命已

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注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賢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  
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  
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  
不怠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  
忠大孔賢哉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

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  
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射  
知戎禮  
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將及華泉驂絰  
於木而止

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  
以不射其君子爲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  
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  
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



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云

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

云

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夜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云

長魚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欲至事君无貳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爲禮

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樂書之讒得入夫爲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况非禮也哉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



畏晉彊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  
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  
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爲得可恥而不  
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爲知禮若魯無君子者  
以爲知禮可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一卷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一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



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疆國罷爭才  
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曰曾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  
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  
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  
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

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  
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  
迫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卽它  
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埃返國  
者以謂禮耶非禮矣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

云

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

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  
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善子產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

云

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非國恥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爲賢乎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旣謂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荀偃痺疽生瘍於頸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爲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栢譚言病

而日出初死日未舍尸冷乃含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被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

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注明年楚滅舒鳩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僞逆



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  
馮不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  
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  
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  
言无咎子馮以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  
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  
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  
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  
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  
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  
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



之樂其後亾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祿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爲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

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仲尼曰孰爲微生高直則爲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常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亾而叔向以謂其後亾者可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憂民而邨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伯有旣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僞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爲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爲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注子南穆公孫公孫黑

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

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皙怒

注子皙公孫黑

旣而橐甲以

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

云

子產曰直鈞幼賤

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放游楚於吳鄭

爲游楚亂故公孫黑彊與於盟子產弗討公孫黑

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

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討也

云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爲鄭叔向爲晉晏嬰爲齊皆  
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  
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及爲政  
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卒與之夫爲政  
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國於  
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矣子南  
子皙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皙先

纍甲往殺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  
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  
策也雖後子皙彊與於盟亦弗卽討則其忍  
可知矣及子皙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  
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皙之直安  
在哉以至桀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產之本  
心可見矣故曰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於  
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者惟初



忍而后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以爲賢而稱於孔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彊臣子產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亾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

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亾亦曰有兩人在者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亾人之

族

云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合比弟欲得合比處

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亾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

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

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



而戌身爲左師不能爲國討罪旣許亥代之  
矣尚面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爲哉前此宋華  
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  
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  
賢也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啓疆聞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遠啓疆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  
而恥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蓋  
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  
者也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疆詐魯以還  
之君吝臣欺何以爲國彼哉彼哉

楚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子干子皙皆自殺弃疾卽

位

平王也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犢櫟之田

注本鄭邑

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犢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犢櫟降服



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并不  
可勝言弃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於篡未可  
以正義責也然始卽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  
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爲詐善枝如子躬忠  
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  
濟其諛欲誣鄰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  
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傳言弃疾令德

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爲罪執手而悅且  
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  
徒所以誤鄰國攜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  
亦非也

晉成虓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于吳云邾人莒人愬  
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使叔向來辭云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掾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向也其辭甚美子產屈之夫子產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過舉謂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虎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

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之爲也杜預云自昭公卽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諺慝弘矣而叔向不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亾哉蓋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爲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待鄰雖微未亾也若侈內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爲彊所



|   |   |
|---|---|
| 合 | 牙 |
|---|---|

生



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亾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  
也

注戴華氏  
桓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氣而知  
它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  
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  
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氣能

兆之非氛所爲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  
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  
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  
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諾含恥卒報平王蓋  
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爲已  
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  
藉館未爲已甚而始于吳王僚以伐楚而病



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篡至進刺客陷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晉之人求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假避此而罪則當爲世大戮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蹯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廼止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免而爲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已尚已計畱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謂已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矣其所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蓋處死者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牟將逆已而歸而已



不知謂將殺已陰戒其經幾害彌牟異哉夫  
能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  
至疑彌牟來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  
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迕  
不可知也已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  
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  
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云鄢將師矯  
子之命以滅三族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

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  
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  
之可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  
讒安子常靖楚國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  
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云故用  
其道不弃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爰

右定九年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產  
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  
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  
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  
人不得作是乃駟歎之所以爲賢也君子不  
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  
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爲竹刑不足以救死  
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爲

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  
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已  
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  
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  
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  
可也以比竹書異哉李斯爲秦立法漢滅秦  
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  
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  
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



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爲政數難子產子產  
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  
歛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靈公子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蒯瞶奔不對佗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  
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  
於佗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人

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  
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母立  
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  
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  
易知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  
子曰苟非其人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至蒯瞶  
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  
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師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爲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爲勇乎則不戰以爲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爲名也

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爲與嬖其僅取汪錡蔡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二卷

雜論

西漢雜論二十一篇



西漢雜論二十一

雜論

第四十二卷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二

西漢雜論

德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  
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  
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  
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譚冤訴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  
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  
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  
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  
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  
獄用御史力至免爲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  
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  
史阿已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抑光  
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  
牽於孽妻之愛忍許后事不白以是負天下  
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藥亦光不

早辨顏其勳名哀哉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  
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  
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  
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  
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  
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



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始爲恭

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復誅不悔前過而敎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懷姦害正若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言曰管孔子與顏淵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復退誠無邪心然已預焉故不敢自爲上陳之而教其所親上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欺矣向誠內省不以爲嫌然自爲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已

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妻言之爲妬妻雖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者術之原此術也奈何曰欺曰君子之用智不得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在君子爲術在聖人爲權捨曰正而出於欺雖濟君子恥諸況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爲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正而



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  
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  
卒并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  
爲之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  
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  
也而曰前欲毀離親戚爲臣不忠夫向不爲  
忠孰爲忠邪二子漢儒宗猶畏恭顯竊位患  
失而鄙如此況其下者乎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嘗燕居深念賈

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

曰生揣我何念賈曰

云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  
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  
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  
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世  
皆知其爲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



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  
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詘其功然間一歲終  
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爲言之文  
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  
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  
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  
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  
故周室幾危况勃稚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  
疑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

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覓陸  
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忌  
魏無知高帝固以爲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  
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  
已佚樂顧忌賈本圖不聞其爲上言之上亦  
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翛然事外樂以忌利  
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賈以之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貧服具陸賈素與



建善廼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云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閼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王孝文聞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

尚氣節兩人爲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惠廼以謀恐閼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閼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爲人喪建爲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爲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見云

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竝從漢王方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已定於漢諸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爲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獻謀勇者獻力有如蕭韓張陳竝以人傑馳騁而興漢

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廼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旣足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



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旣成  
外患斯弭故然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  
關中爲彊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  
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  
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  
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  
高廟子孫奈何樂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  
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

爲原廟

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  
且子孫樂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  
已本爲復道不爲原廟百姓皆已知之矣奈  
何復教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  
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  
具於介冑中世儒末習何足爲一王之儀然



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皆武夫  
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劍爭功幾何不覆  
而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能行以漸革  
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徵  
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爲禮樂必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通以謂鄙不知時變棄而不取然  
則通雖祖散亡殘缺之舊念小不備姑取而  
有之而漢卒賴焉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  
之儀可無愧也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  
衷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  
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  
罪三也臣謹爲天下除賊報母之仇其志爲親故  
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  
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



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寬難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

云

云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理動也昭緣君命爲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后數其罪意誠是也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廼遣長載以緇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

云

臣恐

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



苦之耳令復之

云

淮南王廼不食而死上悲哭

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黽錯當時皆尤錯以爲權首而不甚罪盎蓋七國以誅錯爲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

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藥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喜權凌上者非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耶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爲人資俊材喜名好



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  
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  
雅稱漢美而竟以雷同并戮蚡不及誅幸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  
徐公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  
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  
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辯張爲利害  
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

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死邊地  
必皆爲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  
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

云

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

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  
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  
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  
語在嘉傳云躬上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  
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詐爲卑爰遣使者來上



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祿言躬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上廼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云就拜孔鄉侯傳晏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繇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攜匈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帝溺躬儉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后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



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

云

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巇謀動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諛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絕命詞內訟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之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后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爲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爲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人之迹而



爲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  
絃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  
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  
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  
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爲者以誑聾俗而不知  
察故人皆以爲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  
知名之爲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  
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塵塵不爲過  
而已何以隱然爲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

此哉

慶爲丞相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  
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  
驚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



爲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冒三事慶正使奕世小心无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慶慙不任職上書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

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爲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爲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不唯坐視民亾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邊類殘忍



不愛民體國者之爲蓋自古及今所謂一切  
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雷  
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  
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  
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戲車爲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  
之景帝以爲廉忠無它腸代桃侯舍爲丞相劉舍  
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衛

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  
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  
且親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  
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爲一  
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  
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  
察之此謹於保身者又何足尚哉張歐始以



刑名進廼能使官屬以爲長者而不敢大欺  
至涕泣對具獄毆不特愛已且愛人似小勝  
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初孝王有鬻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  
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  
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  
云公卿治奏以爲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

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  
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  
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  
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甸師之意矣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  
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之屬盡害之

周勃灌嬰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



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爲歟嘗竊疑之夫人臣奮不顧身爲主立事主任而勿貳廼得自竭以漢

文之賢蓋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蓋不足道旣疎不用其議猶彊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已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爲又與之異趨則身可容而爲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天絕命也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三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西漢雜論

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彊秦秦卒并  
天下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  
舍禮義仁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  
則秦之亡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彊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憊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云



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亾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迺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漢爲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

術固已疏矣

右誼贊改正朔尚黃用五旣不經見於道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飫食皆弃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爲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遽疏哉漢數和親匈奴屢侵邊惟所賴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以繒綺飲食北胡胡老日欲如漢其貴人宮居冠帶紈綺梁肉



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  
制蓋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遽疏哉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  
之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云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

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  
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云

丞相如有驕主

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  
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  
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  
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  
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無劉氏懃如王陵廷  
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  
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毋罪所不加是產  
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  
一撥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氏



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爲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爲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

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禮之恭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盎莊而盎畏則盎得矣

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黽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廼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

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棄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爲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微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蓋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爲名錯何罪哉使盎爲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



已免爲庶人會錯欲復按盎而竇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姦豈惟忠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傳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談錯無所施自以爲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阨亦何爲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王求爲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



慎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  
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  
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隋直刻深之名  
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  
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  
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所惡不  
彊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  
矯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  
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

已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  
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案爰盎受吳王金諸  
侯誠驕盜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  
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吳楚反事  
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  
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  
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  
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



常不死則亾夫錯豫爲國計慮山東反者抗  
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  
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旣不盡聽而諸侯  
固已謹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  
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  
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

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  
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  
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爲之故  
傳云寵荅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  
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  
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弊之  
隆而懼薄冰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  
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



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

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

侍郎

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爰盜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入物者補官古無此也

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爲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宦爲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爰盜父故爲羣盜漢用盜材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鼂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曰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



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騷桀拜爲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亾自



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  
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曰至使祿山  
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  
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  
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不相洽也然魯酒薄  
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錯可不慎其微也  
哉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

云上

以胡寇爲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  
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

云軍

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夫士卒終



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削其  
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  
帝說復以尚爲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闡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  
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爲  
難存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

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  
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爲  
已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  
不從中覆姦人之所以爲資也可勝察哉雲  
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銳再舉而盡而當時權  
臣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  
寤而稔范陽之覲致劒南之役嗚呼有君如  
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

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畱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修潔方正秉義嫉  
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  
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  
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  
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

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  
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  
在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  
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  
撓寬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  
罔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  
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  
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  
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



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寬咎皋陶敘  
九德曰寬而栗夫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  
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栗成德爲難乃黯  
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黯於皋陶九德蓋具寬  
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凜  
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  
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  
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  
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

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爲質引義  
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咎君臣勢異至  
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寬矣而其除肉  
刑蓋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  
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  
子哉

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傳伯爰盎之爲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傳伯梁人爲孝王將其事  
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



之雖然益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已其致鼂錯誅以欲按已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黯排公孫弘張湯蓋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介然之私益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益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廼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已

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僞爲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諛然則黯雖慙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乎益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  
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  
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  
四人者以羽翼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  
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  
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陳平之無悞也  
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乃定策迎代  
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  
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

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成  
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  
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  
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  
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  
哉傳曰本彊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  
然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  
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讐矣以淮南王之謀不  
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襲



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  
禮曰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  
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  
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  
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  
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  
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  
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  
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  
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  
烈之張湯身爲世戮天當勦絕其類而徒以  
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



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已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

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忌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爲決者非其臨事失望嬖倖之態見



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桺下惠聖之和以爲百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桺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迺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迺不得爲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

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爲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



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爲醇儒而山輩  
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  
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弛

云

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  
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  
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  
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  
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  
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  
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  
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  
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  
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  
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



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  
產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  
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  
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  
悱愛君不自知其諭之已甚至借爲諭無所  
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寤後其獻言當何如  
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  
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爲不可及  
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  
間疾陽惡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  
上書云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  
微矣淠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  
擿其反謀豈不殆哉淠實陰連齊趙外事三  
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  
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



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漚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惜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惜不之察以陽爲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始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竄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

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



凜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爲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使寥廓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

卒以爲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桀奏書



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  
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云蔡復說云吳王  
不用蔡策

右枚蔡傳第二十一  
漣始萌反謀而未發也  
鄒陽枚蔡皆其客皆諫陽詞微蔡詞危漣雖  
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  
先聞是以不敢此漣之情也至蔡已去吳漣  
已舉兵遂事不諫蔡復說之何補哉夫漣爲  
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

漣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  
而捨漣哉蔡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  
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蔡與  
陽亦皆其客陽諫而蔡不敢至此愧陽矣何  
則漣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卹人言  
蔡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  
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  
殺之至害蔡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  
垂死蔡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且蔡名梁



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  
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棄此其意也然棄  
文辭過陽其所爲七發蓋相如此自陽已下  
不及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第 3526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サ

9



|              |       |
|--------------|-------|
| 第 3228 号     |       |
| SS 11 2 5A 号 |       |
|              | 中 叶 第 |
|              | 大 联 图 |
|              | 技 术 图 |

15



